

# 于佑任重阳登高思故乡



于佑任像

□张帮俊

“三间老屋一古槐，落落乾坤大布衣。”这是后人对国民党元老，著名书法大师、诗人于佑任的高度评价。青年时，他追随孙中山先生，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；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，兴办教育、兴修水利，是真诚的爱国者；同时，他又是一位著名爱国诗人，他的那首著名的啼血诗篇《望大陆》，至今仍为炎黄子孙广为传颂。

1949年，于佑任被裹挟到台湾，而结发妻子和儿子却留在大陆，从此天各一方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于老先生久居台湾，不能回归桑梓，但是海峡波涛却隔不断，阻不了他望大陆、念故乡、思亲人的深情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他那种思念故乡亲人、渴望两岸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

1953年，重阳节那天，他在士林登高，站在山顶，举目眺望故乡的方向，

那种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心潮，又朝他袭来，他缓缓地吟道：“风雨一杯酒，江山万里心”，不觉潸然泪下。1958年，重阳节，老人来到北投侨园，又吟道：“海上无风又无雨，高吟容易见神州”。1962年1月12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百年之后，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，山要高者，树要大者，可以时时望大陆。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”。

晚年在台湾的于佑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，但终未能如愿。1962年1月24日，于佑任先生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《望大陆》：

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。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。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！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国有殇！”

这是他眷恋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，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。先生生前见不到祖国的统一，死后还要葬于高岗，向大陆遥望，真是死不瞑目啊！阅读此诗，给人一种悲怆深沉、爱国情挚的感觉。

1964年11月10日，于佑任与世长辞，临终前，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只是先后伸出一个指头、三个指头，默默不语。后人推断于老伸出指头所表达的意思，大概是盼望祖国统一，两岸同胞不再骨肉分离，另外就是希望，他的灵柩运回大陆，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。

最终，他的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，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，让他日日夜夜眺望故乡。

又一个重阳佳节来临之际，海峡两岸的同胞插茱萸、喝菊花酒、吃重阳糕，隔海相望，望故乡，盼团圆。

# 神奇的增高岛



神秘的马提尼克岛。

□周礼

“你想增高吗？你还在为身材矮小而发愁吗？请用……”这是某增高药品的广告词。众所周知，当人到了一定年龄后，身高就会停止生长，而增高就成了一些低矮人士永远的梦想。世界上真能让成年人增高的药品吗？可能很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：那是骗人的！

我们姑且不去评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增高的药，不过，世界上却有一个能让人增高的岛——马提尼克岛。马提尼克岛位于加勒比海岸的列斯群岛中向风群岛的最北部，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，面积有1130平方公里，人口有40余万，首府为法兰西堡。岛上地势起伏，绿树环绕，花草丛生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。当然，马提尼克岛最神奇的地方不在于黑白相间的沙滩，也不在于如诗如画的风光，而在于它能够让成年人增高。

马提尼克岛上的居民非常高，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一般都在190厘米左右，而成年女子的平均身高也超过了184厘米，如果岛上的青年男子身高低于180厘米，就会被人们视为“矮子”。更离奇的是，但凡游客在马提尼克岛住上一段时间，身高就会不知不觉地增长几厘米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马提尼克岛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“矮子的天堂”。据说，有一个叫伊莎的法国老太太，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，她于1994年夏天来到马提尼克岛定居，5年后，不但她的骨质疏松症完全康复了，身体还长高了5厘米，而那年伊莎已经58岁，她怎么也想

不通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长高。

后来人们还发现，不光岛上的人会莫名其妙地长高，就连岛上的动物、植物和昆虫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长。比如：岛上的蚂蚁、苍蝇、甲虫、小鸟、蝴蝶和蛇等，都比其他地方的同类动物大出许多，尤其是岛上的老鼠，差不多都赶上了猫的个头。不仅如此，马提尼克岛还是一个出产美人的地方，诸如：18世纪的拿破仑皇后约瑟芬·罗斯·达歇尔，法国路易十四王妃梅特农夫人，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二世的女后，以及欧洲历史上另外4名核心王室成员，她们都出生于这个岛上。

到了1999年，马提尼克岛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终于引起了法国生物学家、药学家利兰·格莱华博士的注意，并于当年6月亲率专家组赶赴马提尼克岛。经过8年的实地走访、调查和研究，格莱华博士终于揭开了马提尼克岛的神秘面纱，而此刻他和他的助手理连博士也奇迹般地增高了8.25厘米和6.6厘米。

原来，马提尼克岛之所以能让人增高，主要是因为岛上的一种黑晶石所致，马提尼克岛地处火山区，地下岩浆在高温作用下，将锰、锌和氟等微量元素发生了化学变化，合成了促发人体生长素分泌的特殊物质。这种特殊物质随火山喷发，渗透到马提尼克岛的土壤和水分中，岛上的人正是食用了这种特殊的物质后，才激活了骨髓细胞体，使软骨膜再次生长。另外，马提尼克岛的地心引力较小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长的作用。

以梅为题材，写下寓意深刻的《病梅馆记》，隐喻朝廷对人才的压制

# 杭州清代乡贤龚自珍

□龚玉和

龚自珍是一位杰出的乡贤，一个地道的杭州人。时至今日，在杭州上城区的马坡巷仍有“龚自珍纪念馆”，让人缅怀这位杰出的清代文人。

出生杭州

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（1792年8月22日），龚自珍生于仁和（今杭州）东城马坡巷一个官宦家庭。父亲龚丽正（1766~1861）担任过内阁中书、徽州知府，苏松太（苏州、松江、太仓）兵备道等官职。

嘉庆二年（1797），龚自珍时年6岁，离开杭州随母亲坐船沿运河北上，到北京，去与在京城的父亲团聚。

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父亲龚丽正奉旨调任徽州知府，龚丽正带着全家告别京师，南下赴任。途中，他们去探望了寓居苏州的外公段玉裁。外公谈了龚自珍的诗文后，对外孙的才气颇为欣赏，认为他有“治经史之作，风发云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概”，于是就将次子的女儿段美贞许配给了龚自珍。

龚自珍携同妻子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杭州。新婚燕尔，龚自珍携妻子共游湖上，时值初夏，风拂杨柳，细雨催花，双双携手，游山玩水，遍赏胜景。

在饱览西湖山水之余，龚自珍写了一首词《湘月》，说道：“泛舟西湖，时予别杭州盖十年矣。天风吹我，堕湖山一角，果然清丽……才见一抹斜阳，半堤香草，顿惹清愁起。怨水吹箫，狂来试剑，两样消魂味。两般春梦，橹声荡入云水。”道尽了湖山的秀丽，也寄托了自己的雄心大志，即便处于湖光山色之中，仍旧不忘生平志之。

再次回杭，恍若隔世

嘉庆十八年癸酉四月（1813），龚自珍北上应试，参加科举考试，段美贞就此与丈夫告别。未料，龚自珍这次赴京赶考，竟然落第，接踵又传来不幸的消息，段美贞突患重病。龚自珍匆匆南归。虽然星夜兼程赶回徽州，却不及见妻子一面，段美贞已经香消玉殒。

仅仅一年多时间，科举失利，爱妻溘逝，生死祸福，睹物思人，龚自珍的心头积聚了无限的伤感。仲秋之夜，龚自珍独自倚栏观花，从牵牛花的瑟瑟凉痕，秋天的寒意，星月的惨淡，联想到牛郎织女离别时的滴滴眼泪，令他百感交集，仿佛将自己与爱妻的生死离别、科场失意，全都融进了诗词之中。他的《减兰/咏牵牛花》写道：“阑干斜倚，碧琉璃样轻花缀。惨绿模糊，瑟瑟凉痕欲晕初。秋期此度，秋星淡到无寻处。宿露休凝，恐是天孙别泪多。”

嘉庆十九年三月（1814），龚自珍从徽州护送妻子的棺柩回到杭州，暂时存放在西湖西岸的茅家埠。办完丧事，龚自珍又一次泛舟湖上，仅隔一年多，湖山依旧，人事全非，恍若隔世。当年与妻子携手共游西湖的快乐时光，依然历历在目，龚自珍不由黯然神伤，写下了《湘月·湖云如梦》：“平生沈俊如依，前贤倘作，有臂和谁把？问取山灵浑不语。且自徘徊其下。幽草黏天，绿荫送客，冉冉将初夏。流光容易，暂时著意满湾。”诗词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思。



位于杭州马坡巷的龚自珍纪念馆。



立于杭城的龚自珍雕塑。



杭州赏梅景点——西溪寻梅。龚自珍常在这里观察“病梅”。

参加“乡试”“会试”，争取功名

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恰逢嘉庆皇帝六十大寿，清廷举行恩科考试。龚自珍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浙江乡试。

清代科举考试依例要作八股文一篇，试帖诗一首。科考要求甚严，尽管如此，龚自珍仍然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。考官王引之对他的文章非常欣赏，写道：“规镌六籍，笼罩百家；人之三寂而出之沸，科举文有此，海内睹祥麟咸凤矣。”

龚自珍中第四名举人。

清代科举规定三年举行一次，各省举人都可以应试，称为会试。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，龚自珍首次参加了北京举行的恩科会试，却落第了。

此后的8年中，他参加了4次科考，均以落榜而告终。

龚自珍觉得年华似水，只好接受了京城一个内阁中书的位子。他利用这个职位，上表陈奏政务，提出自己的革新主张。

深入杭州生活，观察社会问题

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母亲在沪上病逝，龚自珍到上海为母亲奔丧，奉棕回杭州安葬。他在母亲的墓边种了5株梅树以寄托悲

思。

服丧期间，他常与杭州寺院僧侣交往，将城东的乔松庵法师慈风奉为师父，诵读天台宗经籍。他住在乔松庵里，庵院附近多竹子，在庵中聆听慈风法师讲法颂经，做佛事，吃笋品茶，研习佛学。

丧期满后，他在湖上揽幽探胜，还结交了不少士人，使他对杭州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，同时，对于那些趋炎附势、见利忘义的所谓“名士”也有了进一步的观察。

在《咏史》篇里，龚自珍写道：“金粉东南十五州，万重恩怨属名流；牢盆狎客操全算，团扇才人踞上游；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；田横五百人今安在，难道归来尽列侯？”指南南繁华之地的杭州，竟然被一些不学无术的“名流”所把持，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务，却被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“狎客”操纵着。

借科考，说政见

道光九年三月（1829年4月），龚自珍参加了第五次会试，考的是“事务策”，由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士，亲发策问。

龚自珍以经史为依据，就“宣防、选举、控制”等国策，叙述了自己的主张，在“官师一体、政教一体、善任守令，重视农业，修筑河堤、疏理河道，选拔人才，屯田实边”等提出了自己的政见。

殿试后，龚自珍名列三甲第十九，赐进士出身。

考后，龚自珍不愿离开京城外放做官，呈请仍留在内阁中书这个职务上。龚自珍一生抱有书生那种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之念。

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，时年48岁，龚自珍的堂叔龚守正升任礼部尚书，成为他的上司。按照清廷的制度，龚自珍必须“引避”（指同一部门至亲一起任官，位阶低的要回避，或退休，以免徇情枉法）。龚自珍对官场失落之余，感到自己在京师已经力不从心，索性以父亲龚丽正年迈（时年73岁），自己作为独子，须回乡侍奉为由，申请退休。

再回杭州，一秋十日九湖山

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，龚自珍

回到杭州。

到了家乡，回想起西湖的水光山色、儿时的游乐、发妻的履迹，令他感慨万分。龚自珍几乎日日游山玩水，“一秋十日九湖山”，在感叹杭州山水之美的同时，他也将浙江湖山之美与北方风景做了个比较，他说：“浙东虽秀太清寡，北地雄奇却犷顽。踏遍中华窥两界，无双毕竟是家山。”

他感到浙江的景色虽清秀但太文弱，北方虽雄奇却粗野，走遍大江南北，毕竟杭州是最美的地方。

龚自珍又到母亲坟上扫墓，感叹自己有14年之久没有来叩拜慈母之墓，心中抱愧，说“千秋名教吾谁愧？愧读羲之誓墓文。”此时，他不由想到当年王羲之曾在父母墓前发誓，不再外出做官，龚自珍觉得，母亲去世后，自己依然外出做官，竟然长达14年没给母亲扫墓，真是惭愧啊！

龚自珍酷爱梅花，常到杭州的西溪观赏梅花，他将西溪的梅花与苏州羽岑山馆的梅树干本作了个比较，写下了寓意深刻的文章《病梅馆记》。

他审视了江南的三大赏梅胜地指出，江宁之龙蟠、苏州之邓尉、杭州之西溪，古人认为，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，以敞为美，正则无景；梅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他说，这些对梅花的评论，乃是学人画梅的审美观，本来无可厚非，只是后人苛求天下的梅树，使得天下之人认为，听直、删密、锄正，以病梅为业，以求钱财也。原来，文人有病梅癖好，迫使梅树都以非正常形态生长。

龚自珍以梅为题，反对那种遏制、扭曲植物天然生长的做法，隐喻清代对人才的压制，天下读书人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做八股文上，压抑了个性的发展，此举对社会进步极为不利。

不能兼济天下，亦要独善其身

龚自珍“南归”，觉得自己虽不能兼济天下，却要独善其身。由此，他对陶渊明心驰神往，“陶潜酷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；莫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梁甫一分骚。”诗中虽然称颂陶渊明，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心态的真实流露呢？此时，龚自珍虽远离京师，但对朝廷大政仍然十分关切，他的诗：“草创江东署羽陵，异书奇石小岐嶒；十年松竹谁留守？南渡飞扬是中兴”，透露出他要与耐寒的松竹相伴，掀开生命与事业的中兴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父亲龚丽正过世（卒年76岁）。龚自珍继承了父亲紫阳书院的讲席，还兼着丹阳的云阳书院讲席。同年（1841）农历八月十二，龚自珍突患急病在丹阳逝世，年仅50。一代思想家、文学家竟然英年早逝，让人唏嘘不已！